

敬告讀者

这本书和你过去读过的书绝对不同，
因为书中故事的发展将由你自己决定。书
中许多险境，下一步怎么办？结局是什
么？全靠你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了。

神秘的 古埃及墓



雅伦·夏普 著
于柳 译

神秘的古埃及墓

〔美〕雅伦·夏普 著
于 舫 译

南海出版公司

1991·海口

神秘的古埃及墓

〔美〕雅伦·夏普 著
于 舸 译

责任编辑：温玉杰

装帧设计：尹为民 白雪石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8.875 印张 160千字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7-80570-451-1/I·143

印数：1-6,900册 定价：3.95元

敬告读者

这本书和你过去看过的书绝对不同，因为书中故事的发展全由你作决定。这就跟在现实生活中经历一次冒险一样。书中发生的一切就发生在你身上。你得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结局也跟现实生活一样，不可能总是愉快的，那就全靠你自己了。

书中有很多险境，你有很多机会决定当你遇到危险时应该怎么办。你必须小心行事！

这本书将给你带来惊奇的故事、冒险的欲望以及破案的乐趣，可谓天下奇书。

●怎样读这本书

左边每一页的左上角都有一个号码。你用手指翻动一下书边，会很容易找到这些号码的。

你从有1字的那页开始阅读，当你读到下一页的末尾时，它会告诉你接着应该读哪一页。当你一直往下读，书中会有多次需要你自己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你读到那页结束时，便会见到要你作出的不同选择是什么。你要选出你打算如何行动，然后按照你所选择的那个决定后面括弧中的页码翻到那一页去。

例如：我或者是忘掉那雕像，回到酒店去，（7）或者是走到小巷里看看。（5）

如果你决定回酒店去，便翻到第7页。如果你决定到小巷去查探一下，便翻到第5页。

要冒险成功，你必须做两件事。你必须制止一件危险的买卖军火行动，你也必须找出《创世纪》中一个难解之谜的真相。书中共有四个结局，如果你第一次失败了，可以重新再来。

目 录

●神秘的古埃及墓

你的这次冒险发生在今天的埃及，引起这件神秘事件的却是一件可能已有几千年历史的古物。贩卖非法武器的头子和在《创世纪》中发现的一个谜有什么关系呢？你要冒很多险才能揭露这件事的真象，否则会自身难保。

●征服号太空船

这事发生在2066年。那时你是一艘正准备发射的太空船上的技师，此刻正忙于作太空船的最后检查。

一天夜里突然得知地球上爆发了核战争，船上的人决定立刻发射升空。但船上会驾驶太空船的只有一个会说话的电脑，名叫黑斯廷斯。从此，你要冒很多险才能征服太空，平安返回家园。

●恐怖的金盒子

在佛罗里达州埃弗格莱兹的沼地深处，有一块蛮荒之地叫蜃沼。相传这里藏有一艘印第安人的大帆船，船上藏有海盗的财宝。现在，一个童年时的朋友写给你一张奇怪的字条，叫你去那里。你必须战胜许多恐怖、谋杀，才能保全自己，揭开秘密。

神秘的古埃及墓

你的这次冒险发生在今天的埃及，引起这件神秘事件的却是一件可能已有几千年历史的古物。

贩卖非法武器的头子和在《创世纪》中发现的一个谜有什么关系呢？你要冒很多险才能揭露这件事的真象，否则会自身难保。

1

汗·埃尔哈里里是开罗最有名的市场，那里出售丝料和地毯，到处散发雪松和檀香木的气味。从市场向北走，便到达银匠街。这条街的一端，有一条又黑暗又狭窄的小巷。阿里·本·胡谢夫的店就在这条小巷里，经营法老王朝以来的古董真品。这种店在开罗已经不多见了。

这天我到这店参观的时候，店里十分拥挤。天花板吊扇的那几片叶板只是慢慢地转动，对驱散酷热根本起不了作用，看来入黑前会有一场风暴。我拿起一只蓝色的古埃及圣甲虫来看。它用青金石雕成，手工精致，美丽极了。本·胡谢夫向我保证这是第十王朝的东西，已有四千年的历史。我问他要多少钱。

他还没有回答我，一个男人使用手肘推开店里的客人挤到柜台前面来，我手上那只圣甲虫也差点给他撞掉了。那人的黑头发剪得很短，皮肤棕黑，穿着一套皱的，本来是白色的衣服。他打开一张报纸，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塞给本·胡谢夫。（2）

2

原来是一尊狼首人身的死人之神阿努比斯的雕像，约有一尺高，可能是用黑曜石雕成的。本·胡谢夫把它拿在手中慢慢地转动着。

“我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他说，“你拿到别处去吧。”

既然这人刚才那么用劲挤到柜台前面，我以为他会和店主争辩。但他没有。他只是把冒汗的手在外衣上揩了揩，就用报纸把雕像包起来，走出了店子。本·胡谢夫掉过头来招呼我。

“对不起，”他说，“那人应该知道我不买卖赝品，因为这样做是会被吊销执照的。而且那雕像连好赝品也谈不上，刻文全都错了。你说你喜欢这圣甲虫吗？”

我的确很喜欢那甲虫，但我知道，如果我显得很喜欢它，店主便会趁机提高价钱。我故意显得不着急，说要看看店里其他的东西再说。我转身离开柜台时，看见那穿白色的男子还站在小巷里。我颇喜欢那尊雕像。我是一名记者，根本买不起真品，那尊雕像放在芝加哥第六十三街我的寓所里倒是挺合适的。

我告诉本·胡谢夫，我要多一点时间考虑是否买那圣甲

虫，他说给我留到周末。到我离开那店时，白衣男子已经走了。

如果他走进大街，我便很难找到他，因为街上满是游客，十分拥挤。但他也可能向小巷的另一端走了。这条小巷，我最远只到过本·胡谢夫的店。巷的另一端传来阵阵浓烈的咖啡和香料气味，偶然也传来一些当地音乐的声音。我想那里可能有一家咖啡馆。

我有些踌躇。在开罗，如果严格按照游客的路线行走，倒是很安全的，但在一些僻静和黑暗的小巷里，情况就不一定是这样了。

我站在那里考虑越久，找到那男子的机会便越微。我或者是忘掉那雕像，回到酒店去，（7）或者是走到小巷里看看。（5）

3

我作为记者，曾经报导过不少关于战争和灾祸的新闻，所以开罗一条小巷里的一宗谋杀事件并不太使我心烦意乱。但我开始考虑找一处更快乐的地方去消磨这个下午，而不想到开罗博物馆去看木乃伊！

这时我遇见了老朋友玛丽安娜·杜柯罗斯博士，这真使我喜出望外。她年青貌美，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希腊人，曾经在美国受教育，现在任职开罗的埃及博物馆。我在芝加哥见过她几次，也打算迟些去拜访她，因为我正需要她的帮忙。事情是这样的，我刚在鲁左逗留了几天，要写一篇关于在卡尔纳克寺和古城底比斯附近最新考古挖掘的文章，正需要一些专家的意见。

我们在她的办公室喝茶，茶里还拌有薄荷叶的嫩枝。她说如果我把文章摘要送到博物馆，她是十分乐意看的。我的脑子还想着下午所发生的事，但不是那宗谋杀事件，而是阿努比斯雕像。

我向玛丽安娜要了一张纸，尽量回忆那雕像上的刻文。

当本·胡谢夫把雕像拿在手时，我曾看过那些刻文，我把所记得的都写了下来，交给玛丽安娜。

“你想我告诉你什么呢？”她说，“这纸上写的虽然有些小错误，但意思是：‘阿米诺西斯，底比斯的王子，上埃及的统治者，天神阿波菲斯的仆人，把他的灵魂交托给死人之神阿努比斯。’你在哪里发现这东西的？”

我告诉她事情的经过，并说曾想追踪那个白衣男子，但失去了他的踪影。

“可惜！”她说，“也许是本·胡谢夫不喜欢那刻文，因为他看到了‘阿米诺西斯’这个名字。这并不是我们所知的名字，但是曾有一个法老王叫阿波菲斯，那个时候，上埃及是被底比斯那些傀儡王子统治的。这个雕像可能是为了某个特别原因而制造的赝品，但也可能是真货。如果这是真古董的话，那么所有埃及历史学者都会想得到它……从而查出那古董所在的陵墓在哪里。”（4）

4

“一座新的陵墓？”我问。

“如果雕像是真的，便肯定有这一座陵墓，”她答道，“这陵墓的重要性可与图坦卡姆恩的陵墓相比呢！”

如果阿米诺西斯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王子，我不明白为什么他的陵墓竟然这么重要。我一定露出了一副感到疑惑的样子。

“你还记得在《创世纪》中，约瑟怎样在饥荒时期救了埃及吗？”她问。

我点了点头。

“长期以来，学者们都在争论这故事中的法老王是谁，许多人认为是阿波菲斯。假定有这么一个阿米诺西斯陵墓，而在其中能找到可提供约瑟和法老王阿波菲斯这事件真相的资料，或许这当时最伟大的故事……就会成为今天最伟大的故事呢！”

电话响了，玛丽安娜要去处理博物馆的事务。我离开了博物馆，没有往疯狂嘈杂的塔赫里广场走去，而是走进了新式的卡斯尔——尼尔街。听说里面有一间一流的土耳其菜馆，我想我可以先看看菜谱。我站在餐馆外红白遮阳篷的篷阴下看橱窗中的菜谱。在玻璃上，我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它

反映出来的街道情况。

一辆在行人道边缓慢地行驶的汽车映入我的眼帘。这是一辆闪光的黑色美国大型雪佛莱汽车，由一名穿灰色制服的司机驾驶着。汽车后座的窗子都涂上很深的颜色，因此我看不见里面是否还有别的乘客。如果是在芝加哥，我一定会认为这是当地黑手党的车子。

汽车在橱窗前开过去了。过了一会儿，我又继续向前走。我又看见了那辆汽车。这一回它就停在我前面几码远的地方。一辆紧跟在它后面的公共汽车煞住了掣，大声地响着喇叭，但是前面那辆汽车毫不理会。

我在那车子旁边经过时，车子的后车门突然打开，我毫无防备，直撞了过去。还没有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突然一只手捉住了我的手臂，硬把我拉进车里。我还没有坐好，汽车已经开动了。我躺在汽车的地板上，所能看到的只是一条烫得笔直的男装长裤和另一个人踏在我腹上的一双擦得光亮的皮鞋。（9）

5

小巷里有一道矮矮的拱门，经过拱门便是一个向左的急弯。我还没有到达转角处，一个男子向我迎面跑来，把我撞在墙上。他走到外面街上消失前的一刹那，我才清醒过来，刚好瞥见他身上的白色长布袍。

咖啡馆离转角处约五十码。路上有几个堆满垃圾的垃圾桶，我经过时，成群的苍蝇向我扑面而来。我把苍蝇赶走之后，看见那些垃圾桶后面有一条腿伸了出来，这是一截一尺来长，穿着白裤的腿。我移开其中一个垃圾桶，看见腿的另一端，是一个我曾见过的头颅。他就是我要找的那个男子。他的喉咙上有一道整齐的割痕。那报纸包却不见了。

我知道我应该报警，但我恐怕很难向警方解释清楚我在小巷里干什么。小巷里没有其他人，但如果我跑回大街，便可能遇到什么人。我把垃圾桶推回原处，决定到咖啡馆去。

咖啡馆内并不很亮。空气中散发着炭火盆上烤羊肉的浓郁香味。我在一张空桌子前面坐了下来。

“喂，”我对一个侍应说，“请给我一杯甜咖啡。”

侍应端来了—小杯土耳其甜咖啡。我看看四周，发现我是馆内唯一的非阿拉伯人，太惹人注意了。

我把没有喝过的咖啡和早上的一份《开罗时报》留在台上，好象打算回来的样子，然后往咖啡馆后面走去。

我经过厨房，匆匆忙忙地往后门走，有人叫喊，但我对阿拉伯语懂得不多，不知道他在叫什么。现在我又到了外面，在另一条小巷里。在这条小巷的尽头处，可以看到经过的车辆。

我一直往前走，完全离开了那旧区。停下来时，我发现自己身在塔赫里广场。广场内很热闹，有熙来攘往的人群，有挤满乘客的公共汽车，还有几头牛。我在傍晚之前要完成一篇文章，所以应该回酒店去。(7)但是到广场附近的开罗博物馆去浏览—下也是挺吸引人的。(8)